



莫拉維亞

葉石濤

莫拉維亞是代表現代義大利的偉大作家。義大利的廣大民衆一直愛戴他、敬愛他，將他視作他們民族心靈的代言人。儘管如此，他的小說一直受到梵蒂岡的排斥，大部分的小說都名列在梵蒂岡禁書的名單中；這是由於他小說中的一些風俗描寫嚴重違背了梵蒂岡天主教誠律的關係。不過，近年已經獲得解禁了。

莫拉維亞一九〇七年生於羅馬，的確，他是六十多歲的老作家了，但同那些已經不太動筆的老大家不同，他似乎具有用之不盡的旺盛創作意欲，現今仍然不斷地發表着小說與犀利的評論。他擁有異乎常人的銳敏感覺能够把現代社會的病症一針見血地指摘出來，讓人看到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疏離和冷漠。

莫拉維亞的父親是個建築師也是畫家，有深湛廣泛的文學涵養，書齋裏充塞着古典戲劇作品，特別是莎士比亞、莫里哀 (Moliere 1622-73) 以及其他法國、西班牙戲劇作品的收藏很豐富。後來莫拉維

亞回憶這種環境而寫道：「我首先閱讀的書都是有關悲劇和喜劇的；這使得我養成一種明確的看法；我習慣於把人類看作有行動能力的動物。我以為這種觀點給我底文學帶來莫大的影響」。

打從二十二歲時寫成處女作「冷漠的人們」(Gli indiffe renti 1929)以來一直到現在，他始終對戲劇持有濃厚的興趣。他自己以為他的作品所要表現的東西不外是「小說技法和演劇技法所混淆的詩」。因此，毫無疑問的，戲劇對於莫拉維亞的寫作方法有深厚的影響。已故法國的評論家鵬夏曼·克烈繆曾經論及他的小說「潰敗的野心」(Le ambizioni sbagliate 1935)時也曾說到這一點，他寫道：「莫拉維亞企圖用白紙黑字去表現一部戲劇裏的作者、導演、道具、舞台設計、批評家合而為一的綜合性質」。

然而，莫拉維亞的少年時代同大多數作家的境遇很不相同。他在九歲時不幸染上骨髓炎重症。只過了五年臥床鬪病生活。痊癒之後仍然需要過三年安靜的療養生活；總共爲了醫療疾病化掉八年漫長的時間。於是，他便失去受正規教育的機會，遠離家族，獨自一個人在義大利北部和瑞士的醫院中過着寂寞的生活；這時候，他唯一的快樂就是博覽羣書；他參加了裴冷翠的一種巡迴讀書會組織，每週必讀幾本書以打發他孤獨的時間。不過他的讀書方法並不是漫無標準而懶散的。他把一個作家的全部作品有系統地看完之後，才肯轉到別的作家去。當然他所讀的書幾乎都是屬於小說和戲劇這一類的書。

一九二五年。當莫拉維亞十七歲時，才開始寫生平第一本小說「冷漠的人們」，至一九二八年寫完。這本小說裏似乎氤氳着一股重濁的疾病氣味，這也許是長年生病在床過的生活所致的吧！

「我沒受過任何學校教育而忽然搖身一變爲一個作家，幾乎在同一個時間，我也發現了語言與真實」，他在晚年時回憶這一段生活時如此說道。

然而，一個默默無聞的白面書生費了三年時間所寫成的這篇小說，得不到任何一個出版家的青睞，自是理所當然的事；幾乎所有出版社都拒絕它，不敢出版它。最後，他獲得他父親的資助才以形同自費

出版的條件下得到一家小出版社的首肯好容易才得出書。

「真的一次空前絕後的成功！說實在的，簡直是現代義大利文學史上最偉大的成功！不折不扣的成功！也許這樣說還顯得形容不足呢！五十年來從來沒有一部作品能够獲得這一次出版如此輝煌的成功！從沒有一本書獲得如此衆口一致的狂熱稱讚；而當時我僅只是一個二十二歲的年輕人罷了！」。後來，莫拉維亞在一次訪問作家的席上這樣說道。這回憶已經成爲現代義大利文學史上近似傳說的一段佳話。然而，不可諱言，這部小說同時也招致了一小撮人的掣肘和反感。這也難怪。這部小說以辛辣而鋒利的筆觸幾乎描畫殆盡當時羅馬布爾喬亞家庭的頹廢以及道德的崩潰。一九二九年代，當時的義大利法西斯政權對於文學藝術似乎還保持着比較寬容的態度；儘管如此，這篇作品仍然嚴重的牴觸了墨索里尼以羅馬的布爾喬亞階級的價值判斷爲義大利底象徵的企圖，而且被認爲帶有某種危險的批判性，因此，第五版以後便被查禁。這種命運也降臨到第二本小說「潰敗的野心」上；他費了很多心血和時間在一九三五年才得出版的這本書。不久也遭到查禁。

「在那樣的一個時代，我這部小說能獲准出版，簡直是奇蹟！」，後來莫拉維亞自己也這樣說過。從此以後，莫拉維亞與法西斯黨的關係始終相處得很惡劣，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法西斯的崩潰爲止，未見有任何改善。

在法西斯跋扈的義大利，莫拉維亞幾乎待不住，因此由衷的希望能够逃到國外去。恰巧有一家報社「史丹巴」願意派他出國爲特派員，於是他便去了倫敦，逗留到一九三一年。之後，又到過巴黎和中國，也曾經回國一次。這時候義大利法西斯黨發動了衣索比亞侵略戰爭，同時勾結納粹德國。莫拉維亞寫成「化裝舞會」(La maschera 1941)，是把這樣的時代爲背景的；自然這部小說是用銳利的筆觸諷刺獨裁者的。一九四一年，他同女作家愛爾塞·莫蘭德結婚，隱居於卡普利島，寫成了宛如印象派名畫一樣的傑作「醒覺」(Agostino 1944)。一九四三年趁墨索里尼政權沒落的機會，莫拉維亞回到羅

馬。可是當時的義大利遍地烽火，他不得不避難到羅馬和拿坡里中間的山裏去。同難民、農民一起過了九個多月悲慘的生活。使得他更加厭惡法西斯；這種經驗使他寫成「兩婦人」(Lacciocara 1957)，他幾乎把一個游擊隊的知識青年描寫成聖人。

戰後，在某一次座談會上有人問他，義大利是否有再度被法西斯所掌握的危險時，他從容的回答說無此可能，然後臉色凝重的接着說道：「要是義大利重新被法西斯所支配，那麼作爲一個作家只好輟筆不寫了，否則難以向歷史交代！」

可見莫拉維亞具有骨氣凜然的作家精神。

儘管「冷漠的人們」與「潰敗的野心」是對羅馬布爾喬亞毫無忌憚的批判爲內容的，但這種批判並非作者有意識地採取的態度。義大利著名的評論家畢也特洛·邦克勒蒂曾經說過如下的話：「莫拉維亞既不表示贊成，也不予以非難。他所企圖的，只是說出故事，給故事帶來真實性和明確性」。莫拉維亞本身也說過：「小說家的機能並不在於批判事物，而是創造活生生的性格」。他之所以寫了這些作品就是因爲他出生在布爾喬亞之中，他的生活方式是布爾喬亞模式，而他也是屬於布爾喬亞社會的一份子的關係；他描寫布爾喬亞，只是作爲一個手段去認識自己存在的條件罷了。

他自己也說過：「有人覺得奇怪，我閉口不談我作品裏的反布爾喬亞社會的，政治意圖的傾向。但是我不談，是因爲我沒有這種思想的關係；我並不具有這種明顯的階級觀念」。

有人說莫拉維亞是歐洲第一個存在主義作家。也有人說他把「性」當作生活中最重要的存在緣由，顯然應屬於新道德派作家。有人以爲他反覆不停地用寫實的筆調描寫羅馬庶民與下層階級的生活，所以應歸入爲新寫實主義作家。

不過，莫拉維亞是一個複雜的作家，用一個固定的觀點去規定他都顯得似是而非；最好把他看作一個偉大作家，因爲他創造了「善與惡共存」的世界。

莫拉維亞創作年表

- 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生於羅馬。父親爲一個喜愛文學的建築師兼畫家。
- 一九一六年（九歲）：罹患脊髓骨疽，從小學退學。
- 一九一六——一九二四年（九歲到十七歲）：臥牀療病生活過五年。之後在義大利北部及瑞士的療養院繼續過三年臥病生活。在這一段時間裏讀了許多文學作品。
- 一九二五年（十八歲）：開始寫小說「冷漠的人們」（Gli indifferenti）。
- 一九二八年（二十一歲）：完成「冷漠的人們」。
- 一九二九年（二十二歲）：發表「冷漠的人們」。獲得義大利文壇空前絕後的反響。然而因作品內容刺傷法西斯政權而被迫害。
- 一九三〇年（二十三歲）：決心早一天脫離法西斯政權的魔掌，接受「史丹巴」報的邀請出國爲倫敦特派員。
- 一九三二年（二十五歲）：從倫敦搬到巴黎居住。跟巴黎的藝術家、文學家有廣泛的接觸。
- 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二十六歲到二十七歲）：暫回義大利居住，然後又開始逃亡。首先到美國再到中國。法西斯發動衣索比亞侵略戰爭。
- 一九三五年（二十八歲）：發表小說「潰敗的野心」（Le ambizioni sbagliate）。由於小說內容對國內政局持超然獨立的態度而遭受官憲的壓迫。發刊短篇小說集「美麗的生活」。
- 一九三七年（三十歲）：出版短篇小說集「陰謀」。
- 一九四〇年（三十三歲）：因脚部疾病免除兵役，到卡普利島過隱遁生活。逗留至一九四三年。出版短篇小說集「懶人之夢」。

一九四一年（三十四歲）：跟女作家愛爾塞·莫蘭德結婚。寫成小說「醒覺」（Agostino）。出版諷刺法西斯主義的小說「化裝舞會」（La mascherata）。

一九四三年（三十六歲）：七月二十五日墨索里尼政權崩潰而從卡普利島返回羅馬，爲了逃避死灰復燃的法西斯黨的迫害，避難在羅馬拿破里之間的偏僻山間，過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一九四四年（三十七歲）：出版小說「醒覺」，短篇小說集「瘟疫」，評論集「希望」。

一九四五年（三十八歲）：戰爭結束。義大利法西斯黨徹底的崩潰。「有關『冷漠的人們』的回想」發表於「新歐洲」雜誌。

一九四七年（四十歲）：出版小說「羅馬女郎」（La Romana）。此書爲世界性暢銷書，使莫拉維亞獲得國際性聲譽。

一九四八年（四十一歲）：出版小說「反抗」（La disubbidienza）。

一九四九年（四十二歲）：出版小說「夫妻愛」（L'amore Conformista）。

一九五一年（四十四歲）：出版小說「順應主義者」（Il conformista）。出版小說集「兩個年輕人」（把小說「醒覺」及「反抗」合刊）。

一九五二年（四十五歲）：被認爲不道德的作家，作品列爲梵蒂岡禁書。出版「短篇集」。

一九五四年（四十七歲）：出版「羅馬短篇集」。出版小說「輕蔑」（Il disprezzo）。發表評論「作爲目的底人類」於「新評論雜誌」。

一九五七年（五十歲）：出版「兩婦人」（La ciociara）。爲參加國際筆會訪問日本，跟日本的文學者接觸及演講數場。

一九五八年（五十一歲）：訪問蘇聯。回國後發表紀行文集「蘇聯一個月」，刊行戲劇集「化裝舞會」。

一個讀書的故事

亮軒 著

35 元

直購九折
郵撥19274
書評書目社

一九五九年（五十二歲）：刊行「新羅馬短篇集」。就任國際筆會會長至一九六二年。
一九六〇年（五十三歲）：刊行小說「倦怠」（La noia），引起廣泛的回聲。
一九六二年（五十五歲）：訪問印度後，刊行紀行文集「印度之理想」。
一九六三年（五十六歲）：刊行短篇小說集「自動機械」，對生活在新資本主義下的人與人之間的疏離現象，表示濃烈的關懷。

一九六四年（五十七歲）：刊行「作爲目的底人類及其它」，對現代社會的文化有極鋒銳的批判。
一九六五年（五十八歲）：刊行小說「關心」（L'attenzione），針對現代小說的情況予以深刻的批判。

一九六六年（五十九歲）：刊行戲劇「世界依然」。

一九六七年（六十歲）：四月到五月偕同新夫人達夏·馬萊尼做第二次的日本訪問。返國途中訪問中國大陸，寫成「中國的文化革命」（La rivoluzione culturale in Cina）。

一九六八年（六十一歲）：刊行告發納粹罪行的戲曲「神克魯特」。

一九七〇年（六十三歲）：預定刊行小說「想像」。